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七十五

宋 蘇軾 撰

書二十首

謝歐陽内翰書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

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

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

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

謝梅龍圖書

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於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

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决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邮天下慨然有復古

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寛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為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謝范舍人書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禀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襃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

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遏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

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閽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如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説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絶而效

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容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眡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顔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

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

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

軾齠齓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
自逭然未甞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
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胷中廓然實無
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死
懇古之至人本不惔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
敢輕付之軾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
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令尤哀之想見聞此欣
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

授程德孺表弟今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畫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蹱門北面摳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嶁令先生黨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絶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

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為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為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上王刑部書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為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吳蜀魏

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髙繼冲至於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為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為擇哉

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宣軾再拜

與佛印禪老書

軾啟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棲賢遷師處又得手教眷與益勤感怍無量數日大熱緬想山門方適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稍寬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為山靈勒回俗駕今

僕嘗犯塵垢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敢便點涴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此豈非宿緣也哉向熱順時自愛不宣軾再拜

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却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更有野人於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並送上結緣也

上荆公書

軾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請

見存撫敎誨恩意甚厚别來切計台候萬福軾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來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其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

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疾想已失去伏冀順時候為國自重

上韓樞密書

軾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軾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為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兹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為作賀啟數百言軾輒裂去

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侯霸為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世以子陵為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為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霸軾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為過今者

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為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畧

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
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
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
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内破滅突厥高昌吐谷
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
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
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繼相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
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己

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為後嗣之累則凡忍耻含垢以全人命其為子孫之福審矣軾既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軾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為謗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宜聞此言

上呂相公書

軾昨日面論邢𧶘事愚意本謂刑鼻是平人邢𧶘妄意其為盜殺之若用犯時不知勿論法深恐今後欲殺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意汝是盜即免矣公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軾歸而念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不省記中打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衆證為定作可憫奏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别取旨斷死竊聞輿議亦恐貸之啓奸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為害大矣軾始者亦以為然固已書過録

黃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託醉而殺自是謀殺有勘司在邢獎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記皆在可憫之科而邢獎臀杖編管秦課兒決殺似輕重相遠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為然文字尚在尚書省可追改也

與章子厚書

軾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審台候何似軾

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强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

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寛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

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黄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

但禄廪相絶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為國自重

答劉巨濟書

軾啟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深計

遠慮不應戚戚猶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為發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吴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為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

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觧不為笑以此益羞為文自一二年來絶不復為今足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佚雖不得觧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饑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强飯自重

與孫運勾書

軾啟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黄婆司馬子微著

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
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
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
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
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强氣盛
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
繁閻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
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

病何由生陳彦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巳之類皆不效服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薑橘辣藥例能張肺多為腫媒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為佳也

與王庠書三首

軾啟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

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

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爾况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禄産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吕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

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决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又

軾啓二卒遠來承手書兩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愧深矣軾罪責至重上不忍誅

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世不乏人為喜又幸珍材異産近出姻戚數日讀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軾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汩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

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為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芎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軾為舊

患痔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

以時保練

又

軾啟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伏但恨老拙

無以少答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然

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夫子

尚困場屋王賢良屈於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者海隅

風土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無藥

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盡察之

答陳季常書

軾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為學日益喜慰無量軾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髪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

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内外丹要處冒昧厚禄負荷重寄决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比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决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

想李常讀此捧腹絶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畧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來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黄人見軾書必不沈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軾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見人説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宣軾再拜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啟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

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

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録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

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與孫知損運使書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久驕惰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効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奬之

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雛雛為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為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涵浸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雛兒鷙忍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為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狃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及稍加優異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

無良於此者矣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户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閙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収息時遺機宜僚屬賫少錢粮就地頭賞其髙强者耳

與王定國書

罪大責輕得此已幸未甞戚戚但知識數人縁我得罪而定國為巳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絶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絶而能

以道自遺無絲髮芥蔕然後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顔白髮厠賔客之末也揚州有侍其太保官於烟瘴地十餘年比歸面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磨脚心法此法定國自知之更請加功不廢每日飲少酒調食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軾在湖親服數兩甚覺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烱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　粉白黛緑者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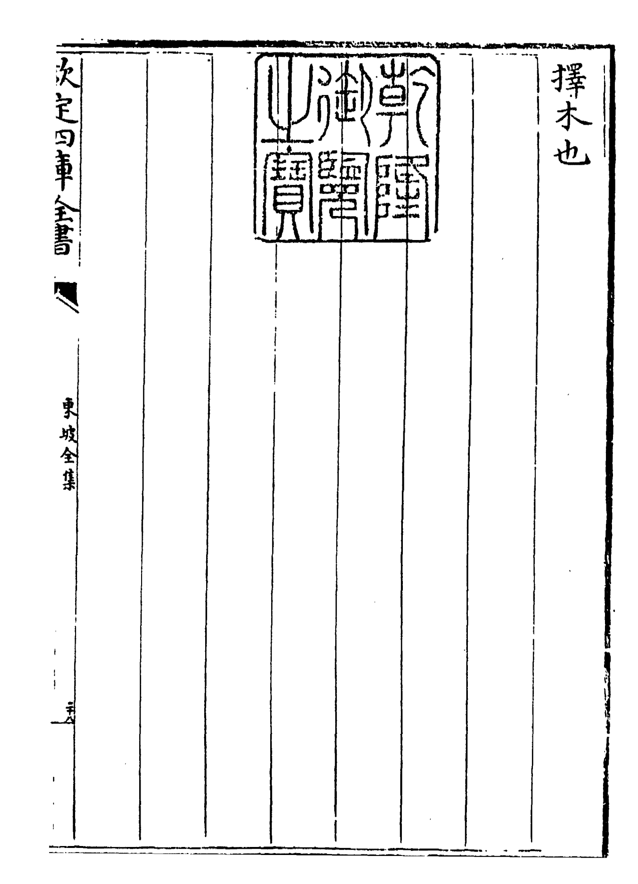
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一是灾難中用貶惡消厄致福之一端也又遞中領手教知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頃慰懸想知攝二千石風聲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軾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别更相闊數年索我閬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軍書久已収得二書反

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顧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咎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當髣髴於庶幾也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或為置數兩因寄及稍難即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有一

奇事但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勾漏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璨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此來此人不唯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軾觀之唯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氣流行體中痒痛安能近人也邇來江淮間酷暑殆非人所堪況於嶺外唯道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悶者入秋來脩

然清逺計尊候安勝君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着鞭多讀史書仍手自抄為妙造次造次軾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以娯老且以為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秋集傳想知之為一笑耳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懐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氷釋幸甚幸甚近在常置得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

擇木也



東坡全集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七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東坡全集卷七十六

宋 蘇軾 撰

書十六首

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玆秋暑起居佳勝録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𢙣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

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静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

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

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盖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乎甚不顧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没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軾頓首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自軒車之來曾未朞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為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懽欣踴躍轉相告語諠譁紛紜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户給之粟帛而人賜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軾也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盖明公之於蜀人所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濵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

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為賢人而況於公乎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為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為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實非有難辦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為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勤恤之加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為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為富惴惴焉恐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為當

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穽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懽忻鼓舞之至此其所以為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有本末也而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

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為難者一也蜀人之為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目以為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為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

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備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饑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聳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為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為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軾負罪居喪不敢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為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

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狷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為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牕戶蕭然思與足下譚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卧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懃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

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為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蔽於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説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為狷介寡合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輸不

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雜宫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争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遺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答范景山書

自離東武不復拜書疎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辱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佳勝知局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閑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拾衆人所棄猶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辦此身與之浮沉則亦安往而不適也軾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一至遂有為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直俟逐去耳久不聞餘論頑鄙無

所鐫發恐遂汩没於流俗矣子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詩一軸拜呈冗迫無佳意思但堪供笑耳近齋居内觀於生術似有所得子由尤為造入景山有異書秘訣倘可見教乎餘非面莫盡惟乞萬萬自重

答參寥書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别太虛參寥為恨留語於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黄已半年朋遊常少思念公不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奏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開

諭奬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舊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數公反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詩集詳味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為廢之邪更當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寵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裁謝復枉專使辱書累幅意愈勤重且獲所著通言三篇及新詩碑刻發學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至欽味反覆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竊想著書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窮約也通言略獲披味所發明者多矣謹且借留得為究觀他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為小字寫草書見惠不必心經乃大賜

也要跋尾謾寫數字不稱妙筆

答舒堯文書

軾啟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敘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於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為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奈

何欲為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即

承來命少資嗢噱

答陸道士書

軾啟别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

哂耳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

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痾所念君棄家求道二十餘

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能踐言何

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為何

在曾與之言否黄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軾與舍弟何足以致若得一見子由龔錯其所未至則軾可以受賜顧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主事多從傅同年遊近傳得漢東漕幕遂帶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守安專静有守皆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為上儀隣次之服食草木又次之胎息三住為本殆無出此者嵇中散曰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承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不用

其他舉以中散為師矣適飲桂酒一盃醺然徑醉作書奉答真不勤字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為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籙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愛

答孫志康書

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公父子間有年矣即欲奉疏少道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累

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堪任即日
孝履支持預慰所望誌文實録讀之感噎自閒變故即
欲譔哀辭以表契義萬一不知爵里之詳今復覩此文
旦夕當下筆然不願傳出雖志康亦不以相示藏之家
笥須不肖啟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
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為之然決不
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萬勿來索看也師是此文
甚奇斯人亦可人也哉軾謫居已逾年諸況粗遣禍福

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今者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也玳瑁藥合見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藥果等一一捧領感怍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乃無少物報謝慙負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不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時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

子在宜與軾與幼子過在玆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
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要知其詳
示諭開歲來此相聚雖為厚幸然竄逐中唯欲親故謝
絶為孤寂可憐者則孤老猶可以粗安若志康人所指
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軾罪戾也千萬寢之
切告切告李泰伯前輩不相交往然敬愛其人欲作集
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世膺可為聚其前後文集異日
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删定乃傳世也斯人既無後

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子為學頗長進自宜與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辱雅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答也會見無期千萬節哀自重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廨宇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

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盖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為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為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税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絶此兩事自半月

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饑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兑充軍粮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致三萬石尚少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廨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

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廨宇雖不及元計錢數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獘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饑設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饑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為過而况救饑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惷少慮仰恃廟堂

諸公仁賢卹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已一面告喻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内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為慙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於事兼軾近者奏為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

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絶今尚闕太半刻剝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恵也然望更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秪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饑民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秪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

誅求之禍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饑貧不堪工役烏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為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

向再拜扣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為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

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盖十室而九自經熈寧饑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

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謟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葢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

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為漕司地奈何軾曰吾為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卹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軾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収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縁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其不為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

此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為限去歲恩旨寛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戸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

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慄戰不宣

揚州上呂相書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為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東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

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為朝
廷採摭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之豈非學道
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有定議
此殆一洗天下瘡痏也近復建言綱運折欠利害乞申
明編敕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楊楚泗轉般倉斗子倉
法必以闕覽此事若行不過歲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
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綱梢飽暖餽運辦集必無三
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皆頗使臣人員千

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綱運獘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續上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貲用坐竭則所喝唯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秖如楊

州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為虐不已原其情蓋為有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剩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議羞汚士風莫此為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恥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之外刻剥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軾已買田陽羡歸計已成紛紛多言深可憫笑但貪及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効區區庶小有益於世耳不宣

答虔倅俞括奉議書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

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
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
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
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
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
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
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
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録呈不須示人

也餘俟面謝不宣

答吳秀才書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為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為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為子野出也近者南

遷過真楊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為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楊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脩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蠒足遠來又致酒

麪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諭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為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汛掃身心澡瀹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畧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為僕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答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録拙詩文二十

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畧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

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
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别長安而詩有江漢
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决
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𤣥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
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
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
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
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

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奥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頋剗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娱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答王庠書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畧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但畢意欲少年為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

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東坡全集卷七十六

東坡全集卷七十七

宋 蘇軾 撰

尺牘六十六首

與李方叔四首

久不奉書問為愧遽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羡也何時得會合惟

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咼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縁作字時有一二輒為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泠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字體雜篆隷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左日

皆未甚曉更閒為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黄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遊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諭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昌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㩥㞒子行渥常以錢物飲食遺之凡期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僦㬟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効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秘之其

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
脛為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
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絶
塟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
垂顧故詳及之

與陳公密三首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即
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

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月即造守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眖丹劑極其衰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修書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絶句發一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為樂未央公既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别如何可言别後亟辱恵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脱問鵩之憂行有見蝎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於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載之而南矣

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吳秀才

某啟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蘇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脩敬不謂過予衡冒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見平生之懽典刑所鍾既深嘆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為對送别堤

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咼之珍徒咀嚼一臠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

與彦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為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為好也然某素不觧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

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録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荈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怍不已適有他冗書不周謹

與毛澤民推官三首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

無期臨書悒悒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又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峰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令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為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德永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强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啟昨日承訪及病倦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司馬温公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抃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紏久稽裁謝悚怍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强顔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

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奉啟問

某再啟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濶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為恨殊深雖高風

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悯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魯直二首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也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

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又

某啟方恵州遣人致所恵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恵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聞行橐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凛凛然水到渠成不煩預憂但數日苦痔

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麪兩椀胡麻茯苓麨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雖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淪忽為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絶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収為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

往見求書為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為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為一言眉山有程道晦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盖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五首

某啟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為貺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繁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

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説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為侍從出為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為遇乎來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昆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别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不信宿而歸久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

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為賜筆老而思深蘄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収録祗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刋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刋耶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為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録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脱悞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

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絶不作詩蓋有以
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耳碑蓋被旨作而誌文
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文多無暇聞都下已刋
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
皆有中原文字故為此碑謂富公碑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
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
文集引得閒當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由處有書令檢
送也

又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甚勤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窮益勵時流孰知之者用是占之知公議稍伸耶

傳道豈久筦庫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欲發此价故未暇閒居有少述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相示宮觀之命已過忝矣此外只有歸田為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未及拜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麗安常

端居静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盖萬物之所鍾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也故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

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為不得此理則内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以朱砂神麯佐之豈此理也

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

某書

與王敏仲八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已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

不如其巳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覶縷此紙以代面别

又

某啟得郡既謝即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啟告别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喻過實深荷奬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

惠間敬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巖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蔴繩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苫蓋大約不過費百千數可成然須於循州

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竹㭊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廵覷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為患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更苦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師漕

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又

某再啟示喻津遣孤孀救藥病厲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擘劃一病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喻以此等各仕宦快意目前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

論可聽想蒙顧盼也

又

某又有少懇見人說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間舟行由端康等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言輟一舟與之否今有一家書欲告差人齎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遣不下屢當患禍老矣何以堪此恃公舊眷必能興哀悚恐悚恐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僣言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啟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處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産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濃煑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入此州無黒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為致三石得為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二首

某啟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喻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邕矣方悵然欲求問從

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
幸甚幸甚别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
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閲也向
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
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敢墜
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
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
却顧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柰何柰

何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捃摭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御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原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澤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為家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

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上韓昭文

某啟違遠旌旆忽已數月改歲緬想台候勝常邊徼往還從者殊勞目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為國自重因李秘校行謹奉

啟恭候不宣

與李廷評

某啟經由特辱枉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怱遽不及一謝明日解維遂爾違闊豈勝愧負

與黃敷言二首

某啟疊辱寵訪感慰兼集晩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啟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别悚怍深矣衝涉雨霰萬萬保練

謹令兒子候違不宣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為到廣州日專遣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為再三致意某再拜不宣

又與陸固朝奉

某啟久留屬疾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茲者啟行又不往别悚怍之至謹奉手啟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二首

某啟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瑋藏之巾笥永以為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别愧負千萬謹奉手啟代違

又

某蒙録示近報若果得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黄洞秀才二首

某啟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佳勝為慰未由欵奉千萬保嗇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即為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處覔得三紙付去達僁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啟

與滕達道二十四首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啟别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迨今未巳惟公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為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啟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即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户導洛堆

堘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啟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遠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擕歸

餉婦矣餘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又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同舟于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虚言公有意折却逍遥堂横廊切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畀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罷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沈反為患也幸深思之不

罪

又

某再啟前者惠建茗甚奇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惆悵舍弟名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見報中憲言玉汝右揆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諭

又

許為置朱紅累子不知曽令作否若得之攜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恵又為别造朱紅尤為奇少物意兩重何以克當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鰒魚三百枚黑金棊子一副天麻煎一部聊為土物不罪浼觸令子思渴冗中不及别啟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名又令與立字似涉僭易顧公自命却示及作字説乃寵幸也某頓首

又

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極歡今日赴其盛會也閑恐要知惟不罪幸幸

又

屢枉專使感愧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絶佳健見教如元素黙罷薄有所悟遂絶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絶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蹔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絶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入齋内令專愛護也

又

某閒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

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
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
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啟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
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
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
路過往不絶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為良

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畧否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喻宜甫夢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為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纒逺愛賊故為饑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静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

其不食不可强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强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為旦暮以仕不仕為寒暑此外黙而識之若以不食為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懇干聞不罪某好攜具野飲欲問公求朱紅累子兩卓二十四隅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為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

安但幼累更卧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緜竹人多藝
然可閑考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一年與之稍熟恐
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葢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
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
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
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曉曉不已則憂患

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啟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繁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

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小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録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怍之甚甘子巳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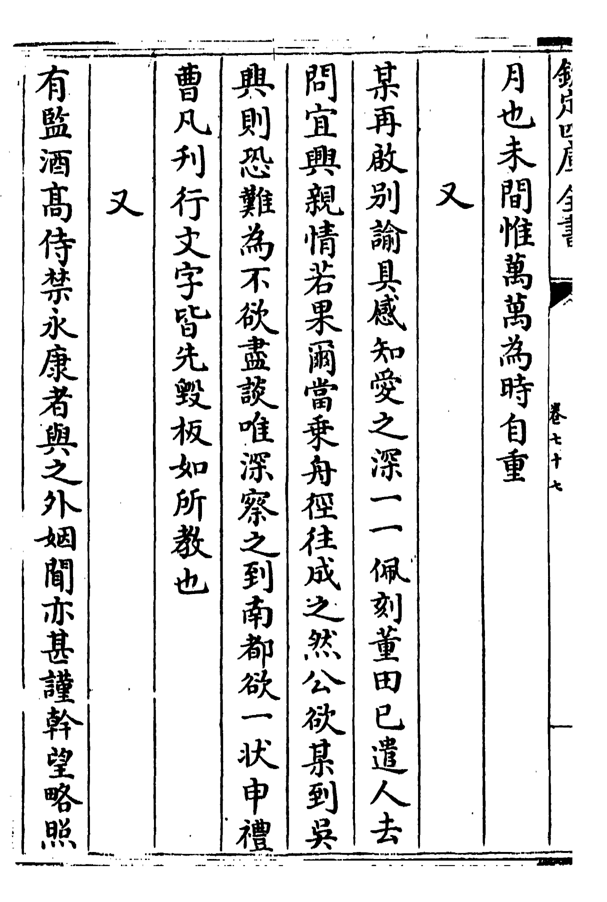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朝覲縁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者貴

眷令子各計安勝月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略示諭

又

某啟一别十四年流離契濶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怳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别來情懐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田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攬擾公數



月也未間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再啟别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興親情若果爾當乗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興則恐難為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刋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

又

有監酒髙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間亦甚謹幹望畧照

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乾隆御覽之寶

東坡全集卷七十七